



官话方言变韵研究

A Study on Chinese Ablaut in Mandarin Dialects

张慧丽 著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官话方言变韵研究

A Study on Chinese Ablaut in Mandarin Dialects

张慧丽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话方言变韵研究 / 张慧丽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21205-7

I. ①官… II. ①张… III. ①北方方言—韵律 (语言) —方言
研究—河南 IV. ① 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9452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GUANHUA FANGYAN BIANYUN YANJIU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354千字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策划编辑：宋旭景 责任编辑：王 宁

装帧设计：王齐云 美术编辑：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大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变韵规则：非线性组合的重要证据（代序）

2005年，慧丽来考我的博士，她的硕士学的是文学，师从陶东风教授。我担心她的语言学基础，想不到各门考试成绩都通过了。慧丽内秀的性格后面隐现出刚毅和独立，我估计她会很刻苦，做事会很认真，最终录取了她。这篇博士论文的调查和写作过程兑现了我的猜测。

慧丽的博士论文通过充分的变韵分析为汉语的非线性组合提供了重要证据。

与印欧语言相比，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是孤立语，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是通过韵母变化来表达一定的意义，这样的手段在北方官话中广泛而系统地存在，即大家所熟知的儿化韵，还有大家不太熟知的Z变韵和D变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陆续发表多篇汉语方言变韵的论文，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变韵现象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价值在于对线性组合和非线性组合的认识。线性组合是索绪尔语言线条性的延续，在结构语言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即单位都是从前到后的连续分布。自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兴起后，很多学者开始承认单位组合并不仅仅是单位的连续分布。不过，大多汉语研究者认为汉语单位的组合基本上还是可以通过单位的连续分布获得的。汉语的儿化实际上对汉语单位组合的线性观点提出了疑问，因为只有少数情况下，汉语儿化词才满足线性组合。比如汉语儿化词“花儿”基本上满足线性组合（声调标注忽略）：

$$xuar = xua + r$$

这属于少数情况。在多数情况下，很难在表层上把儿化词分出两个线性组合：

? kär = kā + r (缸儿)	kar = ka + r (杆儿)
? ciər = ciə + r (星儿)	ciər = ciə + r (心儿)

如果一定要按照结构语言学的线性分布理论来分析这里的组合，就只能承认说“缸”有一个 kā 的变体，“杆、星、心”各自也都还有一个奇怪的变体。

更为困难的是，这里儿化词还导致了鼻化元音的产生，并形成鼻化元音和非鼻化元音的对立，像“缸儿”和“杆儿”表现为 ā 和 a 的对立，“星儿”和“心儿”也是鼻化央元音和非鼻化央元音的对立。但在大多数音系论著中，并没有列出鼻化元音和非鼻化元音的对立。还有很多儿化词引起的对立，都是大多数音系描写论著没有讨论的。

从变韵分析的角度看，“缸儿”和“杆儿”的儿化机制可以描写为韵母组合规则：

$$\text{ang} + \text{r} \rightarrow \tilde{\text{ar}}$$

$$\text{an} + \text{r} \rightarrow \text{ar}$$

“缸”和“杆”本来就在对立，儿化后仍然存在对立，并不违背共时音变原则。共时音变原则是说，不同的音段组合后仍然可以是不同的音段序列，相同的音段组合后只能是相同的音段序列。区别在于，ang 和 an 的对立在儿化后转化成了鼻化对立。

以上线性组合的困难一旦引入变韵分析，问题都解决了，即表层的线性序列有时是底层单位或基本单位在组合过程中经过规则变化后实现的，并不完全是表层单位的简单线性分布。所谓变韵，本质上就是一种转换，即基本单位组合后经过转换规则实现为表层序列。可见转换规则在汉语中也是一个必要的层面。我国传统的儿化变韵分析基本上是按照转换思路处理儿化的，即总会列出儿化词的变韵规则表，比如王辅世首次给出了儿化规则表。后来郑锦全从生成音系学的角度分析了儿化韵的转换规则。再后来王洪君进一步分析了儿化韵的非线性特点。

留下了一个关键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合音现象都是规则变韵。汉语中的“三个”和“两个”可读成“仨”和“俩”，并不是严格的共时规则变韵，只是历史变韵。如果找不到共时变韵规则，变韵音节和一般基本音节就没有根本的区别，在音系上转换作为一个层面就会遇到困难。只有真正找到共时变韵的规则，才能充分证明汉语音系转换规则层面的存在。这正是慧丽博士论文的重点。

慧丽的主要贡献是大大推进了变韵规则的研究。慧丽首先对变韵规则进行了充分发掘，区分出平行不周遍变韵模式和平行周遍变韵模式。平行不周遍变韵模式类似北京话的儿化韵，可以有“鼻儿、皮儿”等平行实例，但没

有“笔儿”等实例，慧丽称为词汇层面的变韵。平行周遍变韵模式即慧丽提到的河南有些地方的语法层面的变韵（谓词变韵）。平行周遍变韵模式很像印欧语中的构形变化（不是构词变化）。在此基础上，慧丽通过音系协合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变韵与变韵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理论照亮材料，材料承载理论。慧丽能够把材料分析和理论建设朴实无华地结合起来。慧丽得出的结论都是靠大量材料来承载的。慧丽集中调查了河南、山东、山西境内90多个方言点的变韵情况，有针对性地选取偃师、郾城、平定、高密、焦作等地区做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语料。论文对儿化变韵、Z变韵和D变韵三种变韵现象做了广泛而深入的专项田野调查，发现了不少前所未见的变韵事实，在材料的发现上有新的突破。方法论有取舍地采用了现代语言学的特征理论、音步理论、音节结构理论、事件结构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同时还引入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和类型学的研究成果。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实验结果和计算数据，发现好些以往没有发现的事实和规律。慧丽的工作对进一步认识语言的非线性组合机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普通话的强大语势作用，变韵现象作为濒危语言特征正在大量消失，慧丽的工作还有保护濒危语言特征的价值。慧丽已经在变韵研究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我希望慧丽能够及时申请更大的课题，组织团队更充分地记录变韵现象和变韵规则，并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更广泛地展开变韵比较和变韵接触研究，展开汉语及其周边语言的变韵来源研究，以便更进一步弄清楚线性和非线性组合原则在汉藏语以及东亚、东南亚语言中的地位。

陈保亚

2016年11月12日于静山斋

目 录

第一章 引 言	1
第一节 变韵的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研究对象、目的和意义	10
第三节 理论和方法	11
第四节 材料来源	13
第二章 变韵与特征扩展	15
第一节 主动发音器官模型	15
第二节 儿化与〔卷舌〕特征扩展	19
第三节 Z 变韵与〔圆唇〕特征扩展	49
第四节 D 变韵与〔低〕特征扩展	68
第五节 小 结	74
第三章 变韵与韵母交替	75
第一节 合音构词与韵母交替	75
第二节 焦作的儿化韵和 Z 变韵	76
第三节 偃师的小地名 D 变韵	88
第四节 其他方言韵母交替式变韵	90
第五节 韵母交替与汉语传统	92
第四章 变调与小称	95
第一节 变调与小称的前期研究	95
第二节 郏城方言的变调与小称	96
第五章 变韵与音节结构	109
第一节 音节理论	109
第二节 儿化音节	109

第三节 Z 变韵	119
第四节 D 变韵	131
第五节 变韵与结构保持	132
第六章 变韵与时体结构	135
第一节 谓词变韵前期研究	135
第二节 谓词变韵与时	138
第三节 谓词变韵与体	157
第七章 变韵与系统演变	169
第一节 系统共存与系统相干性	169
第二节 协同演变	171
第三节 元音同构	189
第四节 小 结	199
第八章 结 语	201
附 录	203
一、主要发音人名单	203
二、偃师方言儿化词表	204
三、湖北西北部地区方言与河南方言的关系	207
四、焦作地区“韵母交替式”儿化词表	210
五、河南省97个方言点儿化韵系统	221
六、韵母 $aŋ$ 和 $əŋ$ 在河南境内94个方言点中的儿化表现	245
七、儿化韵调查词表	247
八、Z 变韵调查词表	248
九、谓词变韵调查词表	250
十、平定儿化调查词表	253
十一、高密儿化调查词表	255
参考文献	257
后 记	269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变韵的研究现状

一、变韵的界定

变韵就是通过韵母变化来表达一定的意义。^①变韵现象在汉语北方方言中广泛存在。变韵现象涉及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和语义学，是汉语方言中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官话方言中存在三种变韵：儿化韵、Z变韵和D变韵。三种变韵一般认为都是合音的结果，即都是由某一个轻声后缀融入前行音节，引起前行音节的韵母发生变化。王洪君（1994）把变韵现象理论总结为“二合一”式语音构词法，与分音词“一生二”式语音构词法相反相成，同为汉语“一音一义”结构特点的动态表现。

就已有的文献来看，一个方言中可能只有一种变韵，也可能有两种变韵，最多只有三种变韵。例如，获嘉方言中，儿化韵、Z变韵和D变韵三种变韵共存（贺巍 1965）。

王福堂（1999）把Z变韵分为三种类型：拼合型、融合型与长音型。拼合型即合音后缀作为一个完整的音段占据前行音节的韵尾位置，可以在语音上和韵腹主元音区分开。融合型即合音后缀的特征融入前行音节的整个韵母，在语音上和韵腹主元音不能区分开。长音型即合音后缀的声韵调都消失，只有音长融入前行音节，使前行音节变为一个长音节。变韵有时伴随变调。这种分类不仅适用于Z变韵，也适用于儿化韵和D变韵。伴随变韵发生的变调机制比较复杂，每个方言点都可能有自己的模式，因此本书主要研究韵母变化，只在第五章集中探讨一下变调与小称、重叠变调与音步之间的可能关联。三种变韵中融合型的结构和机制比较复杂，是本书重点研究的对象。和融合型有重叠的长音型及拼合型也在本书考察之内。单纯长音型和拼合型的结构和生成比较简单，不在本书的研究之内。

^① 福建方言中存在音系层面的、不涉及意义变化的韵母变化，也叫变韵，不在本书讨论之内。

二、三种变韵的语音特征与地理分布

儿化韵就是“儿”融入前行音节，在汉语方言中分布最为广泛。因“儿”音本身音形的不同，合音结果也有所不同：在南方方言中主要表现为鼻音韵尾，在北方方言中主要表现为韵母卷舌。大量文献记录了汉语方言中儿化变韵的现象。儿化变韵还会引起声调的变化，儿化变调有变高调的明显趋向。儿化变韵和变调一般都有小称的功能。鲁允中（1995）把汉语儿化分为三种类型。见（1）。

（1）

- a. 儿音独立成音节；
- b. 儿音成为前一音节的韵尾；
- c. 只表示一个卷舌的动作。

（1）的三个分类中，a类其实还不能称为儿化，b类相当于王福堂（1999）的拼合型，只有c类相当于王福堂（1999）的融合型。

太田斋（1991）把汉语方言的儿化韵分为六种类型。见（2）。

（2）

- a. 卷舌音式，以北京为代表；
- b. 韵母交替式，以河南济源为代表；
- c. 鼻音韵尾式，主要出现在东南、浙江、安徽等地；
- d. 元音韵尾式，以兰州和洛阳为代表；
- e. 嵌l式，以山西平定为代表；
- f. 变调式，浙江、广东等地。

鲁允中（1995）完全是从历时层面，从合音的角度做的分类。太田斋（1991）是从共时层面，暂时不考虑合音后缀做的分类。后者不仅兼顾南北方言中儿化的表现，还考虑了很难用合音来解释的济源类韵母交替式儿化。相比之下，太田斋（1991）的视野更开阔，分类更全面，也更细致合理。本书参考太田斋（1991）的分类。按照王福堂（1999）的分类法，太田斋（1991）中的六种类型中，c和d属于拼合型，本书不予考虑；f是变调式，也不予考虑；只有a、b和e类属于融合型，是本书重点研究的对象。

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方言普查时发现了Z变韵和D变韵。李荣（1957）首次报道了河南北部郑州、原阳和获嘉存在相当于北京“子”尾功能的韵母变化，这种韵母变化以[u]韵尾为主要特征，是名词的标志。50多

年来，已有大量文献描写了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和陕西省方言中的 Z 变韵现象（贺巍 1965/1981/1982/1989，沈慧云 1983，侯精一 1985/1988，田希诚 1986，王临惠 1993，王希哲 1997，卢甲文 1992，乔全生 1995，刘冬冰 1997，王森 1998，王福堂 1999，陈鹏飞 2004，王洪君 2004，张娟 2005，辛永芬 2006b，陈宁 2006，吴会娟 2007，王青锋 2007，岳保红 2008，韩承红 2010 等）。这些著作使我们对于 Z 变韵的地理分布、语音特征、语法功能、与基本韵母的对应关系有了大致的了解。

Z 变韵韵母大多有突出的后圆特征，因此又有学者称之为“U 化韵”（周庆生 1987，刘冬冰 1997，王森 1998）。将其称为 Z 变韵的学者有贺巍（1965/1981/1989）、王洪君（1999）、张娟（2005）。不少学者认为 Z 变韵的合音后缀是“子”，但是王洪君（1999/2008）认为，方言中“子”的读音差异所显示的语音演变链条不能从音理上解释为何最后变化为一个后圆元音。王临惠（2013）提出 Z 变韵的合音后缀可能是“头”。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 Z 变韵都有圆唇特征。因此本书仍然使用“Z 变韵”来指称这种现象。有的研究认为 Z 变韵也是一种小称（陈卫恒 2004b，张娟 2005）。有 Z 变韵的方言中往往也有儿化变韵，两种小称并行。儿化韵用来指称同类事物中较小者，并带有喜爱的色彩；Z 变韵用来指称同类事物中较大者，并常带有厌恶的色彩。

在河南很多地区还存在另外一种变韵形式来表示小地名、时体变化等意义。关于这种现象的命名，学界也不统一。贺巍（1965/1982/1989）和王洪君（1999）称为 D 变韵；王森（1998）称为 K 化韵，后来统称为 D 变韵。贺巍（1965/1982/1989）、王森（1998）、赵清治（1998）、辛永芬（2006a）和张慧丽、潘海华（2013）报道了河南北部、中部 D 变韵的语音表现和语法功能。小地名 D 变韵比较简单，一般是自然村的村名会发生 D 变韵，现在一般认为是“家”字融入前面音节（多是姓氏），引起前面音节发生变化的。根据笔者自己的语感和调查，小地名 D 变韵也是一种小称变韵。动词形容词 D 变韵比较复杂，虽然各个方言点略有差异，但总体看来，动词形容词 D 变韵可以表示已然、存现、持续、终点、结果、趋向等语法意义，相当于动词后成分“了、着、得、到 / 在”的语法功能。D 变韵在语音上没有特别突出的特征，在很多地方主要表现为 CV 音节结构。后来在山东博山、莒县等地（陈宁 2006，李仕春、艾红娟 2008/2009）、河北威县（曹牧春 2007）等地也零星发现了 D 变韵的现象。根据陈宁（2006），山东博山的 D 变韵使用面更宽，凡是用到“了₁、着、里、的、到”等虚词的地方，都可以发生 D 变韵。与河南 D 变韵不同的是，这些地区的 D 变韵只表现为声调的变化，故不在本书的考察之内。

根据以往文献，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三种变韵融合型的语音特征和地理分布。见表1.1。Z变韵融合型常常与长音型共现，因此一并列出。D变韵中融合型与长音型没有共现，故只列出融合型。儿化韵中融合型又有卷舌式、嵌1式和韵母交替式，其中卷舌式非常普遍，这里也不列出，只列出嵌1式和韵母交替式。“嵌1式”在有的方言中描写为闪音或颤音，这里统一用“嵌1式”概括。“韵母交替式”指称所有语音表现为平舌、很难用儿化合音来解释的儿化现象。

表1.1 三种变韵融合型的语音表现和地域分布^①

变韵表现 方言点		Z变韵		D变韵	儿化韵		出 处
		长音型	融合型	融合型	嵌1式	韵母交替式	
河 南	获嘉	+	+	+			贺 巍 (1982)
	济源	+	+			+	贺 巍 (1981)
	温县	+	+	+		+	张 娟 (2005)
	修武	+	+				张 娟 (2005)
	博爱	+	+				张 娟 (2005)
	武陟	+	+			+	张 娟 (2005) 冯雪利 (2008)
	焦作	+	+			+	张 娟 (2005) 程敏敏 (2007)
	沁阳	+	+				张 娟 (2005)
	辉县	+	+	+	+		张 娟 (2005) 郭 泽 (2010a/b)
	孟州	+	+				张 娟 (2004) 史艳峰 (2013)
	浚县		+	+			辛永芬 (2006a) 辛永芬 (2006b)
	开封		+				刘冬冰 (1997)
	郑州		+	+			卢甲文 (1992)

^① 报道变韵的新的文献不断涌现，因此表1.1绝不是穷尽式的，但应该是代表性的。

续表

方言点	变韵表现	Z 变韵		D 变韵	儿化韵		出 处	
		长音型	融合型	融合型	融合型			
					嵌1式	韵母交替式		
山 西	荥阳		+	+			王 森 (1998)	
	长葛			+			赵清治 (1998)	
	原阳		+				李 荣 (1957) 张 娟 (2005)	
	长垣	+	+				王青锋 (2007)	
	泌阳				+		李宇明 (1996)	
	偃师				+		马克章 (1990)	
	郾城			+	+		张慧丽 (2010 b) 张慧丽、潘海华 (2013)	
晋 城	晋城	+	+				沈慧云 (1983) 侯精一 (1999)	
	阳城	+	+				侯精一 (1999)	
	陵川		+				侯精一 (1999)	
	垣曲	+	+				侯精一 (1988)	
	运城	+	+				侯精一 (1985)	
	临猗	+					王临惠 (1993)	
	闻喜	+	+				王洪君 (2004)	
	昔阳	+					王希哲 (1997)	
	和顺	+	+				田希诚 (1986)	
	阳泉	+					王希哲 (1997)	
	左权	+					王希哲 (1997)	
	平定				+		徐通锵 (1981)	
	霍州					+	田希诚 (1992)	

续表

方言点		Z变韵		D变韵	儿化韵		出 处	
		长音型	融合型	融合型	融合型			
					嵌1式	韵母交替式		
山 东	博山	+				+	陈宁(2006) 钱曾怡(1993) 太田斋(1991)	
	淄川					+	孟庆泰、罗福腾 (1994)	
	平邑					+	朱晨曦(2003)	
	邹平 章丘 微山					+	吴永焕(2009)	
	莱芜					+	亓海峰、曾晓渝 (2008)	
	阳谷				+		董绍克(1985)	
	金乡				+		马风如(1984)	
	即墨				+		赵日新(1991)	
	高密				+		董绍克(1993)	
	掖县 胶南 单县				+		太田斋(1991)	
陕西	商县			+			张成材(1958)	
	太白 岐山	+	+				韩承红(2010)	
河北	赞皇等 32个县 市				+		李巧兰(2013a)	

从表1.1可以看到，本书要研究的三种变韵，在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和陕西都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和山西三省。其中河南的变韵最为典型，不仅三种变韵都有分布，并且融合型儿化的两种小类（“嵌1式”和“韵母交替式”）也都有分布。因此本书的调查和研究主要围绕河南境内的变韵展开。

三、系统研究

因为儿化现象比较普遍，且表现形式多样，对于儿化的研究一直是语音系学的热点，但一般都是对单点方言的描写和分析。近年来出现把汉语方言中的儿化作为整体来系统考察的著作。王媛媛（2007）从历时和共时角度考察汉语儿化韵的形式、发展轨迹及功能，马照谦（2007）从发音音姿（gesture）角度来分析汉语方言儿化的几种语音表现。同时对于其他变韵的系统研究也逐渐展开。张娟（2005）在自己大量调查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共时描写，通过对河南、山西各方言点Z变韵现象的比较，分析了Z变韵的形式、合音、功用以及发展趋势，对Z变韵语音特征和意义功用取得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张娟（2005）认为Z变韵的语音表现主要可以分为长音和U尾等几大特征，是名词性的标志。并指出Z变韵也是一种小称变韵，与儿化变韵之间存在一致性和对立性。一致性是二者都表示小事物；对立性是Z变韵表示小事物中的稍大者，而儿化韵表示小事物中的更小者。

陈卫恒（2004b）对豫北多种变韵现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了语义影响音变的机制，建构了汉语的变音理论。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对豫北的各种变音形式做了总结，并对成因做了初步分析，认为都是“一音一义”编码原则在一定条件下调整的结果；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讨论了变音与基本音系的关系、变音与语汇化的关系、变音与语法化的关系、变音与语用者的主观性的关系。文章认为变音产生的动因和条件是意义，包括语汇、语法和语用，从而为历史音变理论做了重要补正。文章最后分析了由于“音节”在汉语与印欧语两类语言中的地位不同，所以语义影响音变的事实在汉语中表现为显性，而在印欧语中表现为隐性。

四、历时探讨

王洪君（1994）提出“二合一”式语音构词法和“一生二”式语音构词法的概念，从而给汉语方言中众多众说纷纭的现象^①一个统一的理论认识和总结。王洪君（2004）通过对山西闻喜小方言差异的考察和分析，指出Z变韵有变韵母和变声调两个方向：山西境内的Z变韵走的是变调的路子，而河南境内的Z变韵一般走的是变韵母的路子。王洪君（1999）结合韵律模块和特征几何理论，全面考察了汉语方言中“二合一”式语音构词法的演变方向和各阶段的表现。提出在合音过程中，“一方面词形模块不断变化：两个单字音节>一个单字音节+轻声音节>一个长音节>一个单字音节；另一方面

^① 如晋语嵌1词、福州切脚韵、儿化韵、Z变韵和D变韵等。

原后字音节特征不断向前移动并引发前字音各位置上的种种变化；两方面的变化都受到单字音结构的吸引”。

赵日新（2007）质疑儿化韵与 Z 变韵的区别，指出 Z 变韵有可能是较早阶段的儿化韵，即 Z 变韵是儿化韵母的白读层。按照变韵词类给变韵分类，分为名词性变韵、动词性变韵和形容词性变韵。名词性变韵包括 Z 变韵和儿化韵，从合音后缀“子”和“儿”弱化而来，并进而包括小地名变韵和方位词变韵，从“家、里、上”弱化而来。动词变韵源于动词后面虚成分（如了、着、得、到、在等）的弱化直至合音；一类是形容词变韵，形容词变韵主要是源于其后面补语部分的“一”或叠音后缀中的“儿”的弱化合音。通过对所有合音后缀的弱化表现，勾画出汉语方言弱化链条，链条的终端都是央元音，进而提出“条条弱化通向央元音”的观点。

五、国外学者音系学分析

汉语方言这种罕见的屈折现象也引起了国外语言学者的研究兴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关注汉语的语言学家开始尝试用现代音系学的理论、方法和理念来考察分析汉语的屈折现象。最先引起关注的是儿化后产生一个新的中间音的问题。徐通锵（1981）和董绍克（1985）关于汉语方言中儿化闪音/颤音的报道引起了国外汉语学者的兴趣。Lin(1989/1995/2008) 和 Yu(2004) 提出“后缀加中缀”(Suffixation plus Infixation), Yip(1992) 提出“环缀”(Circumfixation)。Duanmu(1990) 认为是卷舌后缀[r]左扩展时，[-前]特征扩展至整个音节所形成的。Yip(1992) 又提出“认可说”(Licensing account), Chen(1992) 提出“增音说”(Epenthetic account) 来解释阳谷方言儿化音节在某些条件下既有韵尾 r, 又在声母韵母之间出现边音的现象。

研究对象对儿化韵、Z 变韵和 D 变韵都有涉及的是 Lin(1989/1993/1995/1997/2001a/2001b/2002b/2004 等)。Lin(2004) 对汉语方言变韵做了总结性的分析和理论探讨。全文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简单介绍汉语方言变韵研究的发展脉络。第二部分谈汉语词缀构词模式，从三个参量对汉语方言中的词缀构词进行分类。这三个参量分别是：第一，后缀形式是一个完整音段还是只是一个特征；第二，词干和词缀是否整合为一；第三，词缀合入词干后的时间长度，是占两个 mora 的重音节(闭)，还是只占一个 mora 的轻音节(开)。第三部分谈一些分析性问题，对所使用材料的可靠性(诸多方言材料都缺乏实验语音学的分析)质疑作出回应，对某些变韵形式(如长音节)